

青春话题

当下有很多批评大学生读书少的声音,但还是有很多大学生主动地参与或组织读书会,在书斋里品读经典,思考社会。

读书会,不只是朗朗书声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读一读书,其实很难得也很美好”

研究生一入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王雨辰就开始了她的读书会生涯。她所参与的读书会是由导师组织的,读书会成员都出自同一个“师门”。读书会一周一次,地点在本系所的实验室,所读的内容由学生们商量决定,导师给予指导。

“读书会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增加情感,顺便也提升点文学修养。”王雨辰说,就内容而言,自己所参加的读书会相当于人文修养的拓展课。

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读书会最初读意识流小说,每个学期变换一次方向,还包括泰戈尔、柏拉图等著作。“这学期在读电影方面的书籍。一般会先组织大家看个小影片,然后各自发表看法,再读所选的书目。”

研究生可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利用闲暇聚到一起读读书,王雨辰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更重要的是,王雨辰看中大家在读书会上的交流。通常情况下,10 多个人轮流读书,读完之后各自交换看法,分享体会。“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书,其实很难得也很美好。”

“虽然有时候读的书比较枯燥,但是真正

读起来,又会觉得很开心。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有些书,我们一辈子应该都不会去触碰吧。”王雨辰说。

在每周相聚的活动中,成员们彼此间的感情增进也是显著的。这学期因为在外地实习,王雨辰缺席了很多次读书会。但只要回校恰逢读书会,王雨辰都会参加。

在她眼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读书交流活动了,她说:“没有文字可以形容我们这拨人的感情。”

“为往圣继绝学”

大四下半学期,毕业生们都进入了尘埃落定后的“狂欢”状态,忙着聚餐、游戏、毕业旅行。而早就保研的小陈却一如既往地到图书馆自习,一字一句地读《孝经》的某个注本,为了暑期去珠海参加的读书会作准备。

小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研究生,她要参加的这个读书会可谓跨越地区,由其老师和本领域专家、老师联合发起,吸纳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学生,成员多为研究生和博士生。读书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进大家的学术能力。

读书会开始的三个月前,小陈就接到了要读的书目和分组通知。20 多个学生被分为若干组,每组主讲不同注本的《孝经》。

小陈解释,读书会选择读《孝经》,一方面是由于《孝经》在经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与发起人的学术兴趣、学术能力有关。

在这次暑期“集训”中,从周一到周六,成员们每天从早晨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除去午休的两个小时,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读书。周日则会轻松一下,大家一起进行短途的旅行。

决心要投身学术研究的小陈认为,读书会对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作用不小。比方说,同样是研究经学,川大更注重“内圣”,而人大更偏重“外王”。“这些区别并不那么重要,大家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治学风格,在读书会上求同存异,可以起到学术上的互补作用。”

据她观察,参与读书会与否,和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和水平直接相关。就她常参加的某原典读书会来说,参加的同学就比未参加的同学学术水平要高一些。

“我们的读书会

是开放的,大家随时来随时走都没问题,但必须具备了一定学术积累和学术水平的人才会被大家认可。”小陈表示,这种所谓小圈子、小团体的做法,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师承门派,“‘为往圣继绝学’,也许这样的方式会更好”。

“‘扯淡会’让我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

“泛海淀区青年传媒精英高桌子沙龙”、“海淀区新闻民工互助联合会”,这两个表述同属于一个叫做“扯淡会”的组织。

“扯淡会”是一群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们的定期沙龙,“实在地讨论着这个时代的虚问题”。他们讨论的内容涵盖新闻文稿、时事讨论,也包括近期研究、论文分享,有时还会哀叹地抒发人生理想。

“扯淡会”成员“兔子啃”告诉记者,这个想法最开始是几个师兄师姐想出来的,现在他们有的工作,有的读博。“大家平时就比较聊得来,互相认可对方的学术水平和思辨能力,希望每周就一个或几个议题交换想法。‘扯淡会’的邮件群叫‘anti-media’,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对新闻业、对现今传媒环境的反思,强调的是新闻学院学生的自省意识。”

“扯淡会”欢迎大家来旁听、来扯淡,但并不会把来人都确认为“成员”。“兔子啃”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成员”并没有明确标准,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扯淡会”的豆瓣小站上,不定期会更新讨论记录。他们认为,思维是碎片的,但可以捞出闪光的部分与更多人分享,譬如台湾印象、特稿写作、互联网商业模式讨论等。

“扯淡会”有成员去香港求学,于是便有了香港的分支机构——吹水会。第一期讨论的主题是身份认同,这也是香港学者非常关注的话题,成员们把在北京的关注和思考同样带到了香港。

“扯淡会”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小圈子,但对于几个核心成员来说,它也是维系友谊的纽带。“大家在说到‘扯淡会’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在说一个读书会,还有一种团体的感觉,有一种归属感。”“兔子啃”说,“扯淡会”的成员各有所长,观点碰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也正是如此,“‘扯淡会’让我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

马拉松长跑中的百万公益“赌局”

■本报通讯员 刘爱华 记者 蒋家平

万元,跑完全程马拉松的人数由 20 人提高到 50 人,还要求有 2012 名草根校友捐款达 54 万元,才会有数位校友承诺匹配捐赠 54 万元。

为了完成此次对赌义跑活动,新创基金会开辟了“再战上马”专题网站。组织者还提出“马儿快跑之千金买马”这一创意,捐赠 1000 元人民币以上的校友可以购买一匹“马儿”,“马儿”是参赛的中国科大选手,如果捐赠者选中了中国科大或成绩最佳、或筹款金额最多、或筹款人次最多的三匹“马儿”,均能获得纪念品。

在上海马拉松赛鸣枪的前一秒,新创基金会网站显示,此次草根校友捐款达 2030 人次,捐款额 54.5 万元人民币,超额实现了“赌注”要求。

向体育精神致敬的义跑勇士

精彩的,绝不只是“赌局”。

在中国科大,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大多是学生科协协会的会员。范晓东是中国科大科协协会现任主席,继 2011 年在扬州马拉松赛跑完全程后,这次的上海马拉松,他又一次跑到了终点。

据了解,作为马拉松比赛的校内组织者,科协协会在选手们报名后进行集中训练:除了每周三次 10 公里跑和两次 5 公里变速跑外,入选训练之前,选手们还要进行两次 30 公里以上的摸底测试,体能合格后才能最终参赛。

参赛队伍中,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 18 位本校女生组成。该校生命学院博士生任真就是其中一员。“得知参加马拉松与捐赠海外交流之间的关系后,我觉得活动很有意义,通过几次训练就毅然



奔跑在马拉松赛场上的中国科大科协协会队员

报名了。”最终,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任真,顺利跑完了半程。

许多运动场上的老队员更看中输赢,而范晓东则表示,参加马拉松比赛主要是为了体验挑战自我的过程,“我们不在乎名次,甚至不跑完都行,安全是第一位的”。

据悉,“去竞赛化”也是中国科大学生为自身安全设置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科协协会规定,参赛过程中选手身体不适,应立刻停止比赛,严禁在终点前冲刺。比赛现场,科协协会的多次提醒、工作人员的注意观察,为参赛者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而这一切,在刘志峰看来,不仅是科大学生对母校教育的感恩,也是对体育精神的致敬。

清华大学的学生长跑

■本报记者 陈彬

在清华大学,胡凯的名字几乎人人皆知。

当然,作为第 23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百米冠军,被称为“眼镜飞人”的胡凯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人们见到更多的是他在百米赛道上的英姿,如果把这条赛道延长 30 倍,您觉得胡凯会跑成什么样子?

被学生阻止的“改革”

胡凯真的跑过 3000 米,而且还不止一次。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名清华的在读博士生。

在国内的大学里,对学生长跑项目的测试并不统一,仅以男生为例,有的学校的男生只需要跑 1000 米就可以了,有的学校则需要 1500 米才能达标。清华的男生在这方面是最“遭罪”的,因为他们要及格、要毕业,就必须在 14 分 40 秒内跑完 3000 米。

胡凯说他 3000 米的成绩可以够得上优秀,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这十几分钟里的滋味还是让他很难“忘怀”的。当然,这很容易理解。不过关于清华长跑这件事,还的确发生过让人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本世纪初。那时,胡凯还是清华的一名本科生。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喜讯”:清华校方正在考虑取消男子 3000 米、女子 1500 米长跑的测试。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喜讯”,完全是从学生感受的角度出发的。毕竟从此以后,他们便可以远离起跑前的提心吊胆,行进中的汗流浹背,以及跑完后的腰酸背痛……

胡凯的想法与之类似。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他将听到欢呼雀跃、看到兴高采烈,乃至鞭炮齐鸣……

然而,现实却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我很吃惊,同学们竟然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之声,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呼吁保留 3000 米跑的声音始终未断。”在采访时胡凯这样说,至于原因嘛……

“3000 米跑是清华的老传统,所有清华人都要经历,这甚至可以说是清华人的一种身份证明。如果真的取消了,我们今后还敢挺直腰板说自己是清华人吗?”

“记得一个讲清华人的笑话,说别的学校男女生约会,是说‘咱们去末名湖散

步吧’。而清华男生约女生都是说,‘我们去紫操跑步吧’。这是活力,是最独特的文化,没有了这种文化,你不觉得清华少点什么吗?”

“不取消长跑,若干年之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我的儿子说:‘你老子当年是跑过 3000 米的!’’这样一改,你让我以后怎么说?”

……

于是,一场尚在酝酿中的改革,就在校内、校友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了。只是,当初的他们一定想不到,若干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改革”却在很多高校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不过,清华很“顽固”,他们不想改了。

清华的马拉松情结

提起清华的长跑,除了 3000 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项目,但那就需要再将跑道拉长十几倍了——马拉松。

最近,关于大学生在马拉松长跑时意外猝死的消息常常见诸媒体。这令清华大学体育部教授张威唏嘘不已。“学生跑马拉松不能瞎跑,要坚持正确的锻炼方法,更要循序渐进。”

张威说这话是很有底气的,因为清华学生跑马拉松的历史已经称得上“悠久”了。

清华体育部教授陈蒂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清华的学生就从学校出发,跑向北京体育大学或颐和园等地再跑回来。

当然,这还称不上“马拉松”。直到有一天,北京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马拉松赛,清华的学生们才找到了“组织”。

“一开始,参加北京马拉松赛的人还不多,赛会组织方对所有申请不设人数限制。那时,清华的参赛队伍逐年扩大,从几百人到上千人。”张威说,2008 年,清华有 6800 人参加当年的马拉松赛,百余辆运送选手的客车浩浩荡荡地驶出清华……

要知道,那时清华的学生规模也不过两万余人。

随着北京马拉松的规模扩大,人们的参赛热情不断升温。赛会组织方也开始限制人数,清华的最多参赛人数被限定在 2000 人以内。对此,张威很是理解:“本来也不应该把提升学生体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社会性赛事中。”然而另一方面,这几年学生的身体素质下降却也真的是一个现实,这让张威和他的同事很是焦急。

“社会关注孩子们的体育运动,当然是好事儿。但与其停留在争论层面的热闹上,倒不如探讨如何让孩子科学地提高各项身体素质,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从这点来说,是否取消 3000 米,不应该成为问题。”张威说。

学子情怀

如果不走这一趟,我不会感受到人与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直到在成都接到古拉的一通电话,说只想跟我说说话,骤然发现,你给别人一点温暖,别人会当做宝,给予比得到要快乐得多。

如果不走这一趟,我会以为“花甲背包客”就是老年人的代表,直到去往米堆冰川的途中看见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独自在冰川下写骑行日记。

如果不走这一趟,我更不会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人民的公仆”,直到见到了在察隅援藏的朱院长,面对“两分靠猜,八分靠猜”的落后医疗设备,他鼓励病人“只要死不了,朱大哥都有办法”。

只有走完这一趟,我才知道什么叫“天路”——“天啊!这也叫路!”怪不得“要想富,先通路”。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去拉萨,阿里等游人

如果不走这一趟

■梁星月

聚集的地方。我们驻扎在了西藏林芝。虽说这是西藏的小江南,亚洲的小瑞士,各种宣传都说这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藏区内最宜居的地方。但当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宣传总会比现实要好很多倍,到这里的前几天,好几队队员都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太阳晒得叫人睁不开眼睛,住的客栈洗澡水如涓涓细流……不过这一切都不影响它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出行。

在这里,能感受到一种叫做“生命”的力量。生命可以很渺小,我们都很清楚,几年前的一场非典让不少生命陨落。但生命也可以很强大,在大自然面前,原本弱小的生灵,却可以通过意志、信仰、虔诚的心让一个个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化为碎石。在这里,你会突然觉得,人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不错,因为我们

从中看到了一种精神——催人奋进。

从林芝回到成都,我们仍处于打鸡血状态,直到回到广州,好几位同学出现了怎么睡都睡不着的状况,这才知道,真有点累了。

但我仍然坚信,再怎么累,这一路都值了。我们被那么多人感动着,徒步到拉萨的行者、援疆援藏的奉献者、生炉取火的修路工人等,相比而言,我们的经历算不了什么。就像骑行者说的,这么点困难都克服不了,以后还能做什么?

西藏的美,不仅在于山高水急,更在于路上带给人们的心灵修炼。有大山大水一样宽广胸怀的人,幸福指数一定很高。常穿梭于钢筋水泥般世界的人应该走进大自然去看看,学习它的虚怀若谷、豁然坦荡。

(作者系暨南大学学生)

英国大学将开展标准化评估

■韩琨 编译

在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内,不仅没有国家性的课程标准,也没有对于学术内容等的指导规范。这意味着,许多注册修读某学位课程的学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课程和测评方法。

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最近完善的 Unistats 网站,学生可以获取大量所修学位内容的信息,包括上课时间与独立学习时间的比例,以及某一课程评估时考试与作业的比重。

Unistats 显示出了不同教育机构间的广泛差异。举例来说,根据 Unistats 上的数据,第一年,修读经济学学士的学生需要参加的演讲、研讨会和课程在利兹大学是 16%,在伦敦大学学院是 21%。课堂作业在伦敦大学学院只占评估的 1%,而这一数据在利兹大学是 29%。其他学校各有不同。

英国的大学负责认证自己颁发的学位,它们对本校学生进行最终评价。所以,相同学位的学生由其所在的大

学或学部依据各自不同的标准来评定。这种标准的缺失使得人们很难对不同机构颁发的学历进行比较。由于并不了解评分标准,利兹大学第一等级的学生怎么能知道他是否与伦敦大学同等级的学生一样呢?

现有的评估相关制度中,首先是质量保障局,其职能是监督大学教育质量;其次是学术优秀框架,用于评估学术研究的质量和影响。但这二者均受到不少质疑及批评。质量保障局曾被斥为“毫无意义”,而关于学术优秀框架所谓“以客观和有意义的方式”评价学术研究能力的争论一直存在着。

现有情况下,有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首先是取消大学自我评定的权力,让政府制定国家标准。但是这会威胁到大学的独立自主性。英国的大学当前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干预其现有的运作可能会十分愚蠢。

其次,让最好的机构负责标准的制定,让其为每个学科来制定课程和考试。但是由于外界并不十分清楚哪些大学在哪些学科领域是最好的,这一方式依然存在问题。并且,这一改革方式同样可能损及大学的学术自由。

此外,还可以在毕业前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全国性考试。这些考试是自愿参加的,但是该体系必须确保能简单地比较出考生之间的水平,而非仅仅参考所在学校的社会声誉而作出评价。如此一来,这一体系会比较像高中学生参加的 A-levels 考试,最关键的是,它可以在相同的基础上评价和比较每一个学生。